

茅盾文学奖  
“五个一工程”奖  
“中国好书”获得者  
张炜 作品

张炜 致少年

ZHANG WEI ZHI SHAO NIAN

夜 莺

张炜◎著



穿行在神秘的海边林野

探索万物的心灵世界

这是一位作家探寻文学魅力的发现之旅

这是一颗不老童心「致少年」的成长之书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C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张炜  
致少年

夜莺

张炜  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莺 / 张炜著. — 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6

(张炜致少年)

ISBN 978-7-5397-9523-2

I. ①夜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7357 号



ZHANG WEI ZHI SHAO NIAN YE YING

张炜致少年·夜莺

张 炜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

策 划: 何军民 张 怡

责任编辑: 黄 馨

封面设计: 于 青

责任校对: 张姗姗

责任印制: 田 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[ahse1984@163.com](mailto:ahse1984@163.com)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5.75 插页: 6 字数: 8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523-2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## 目录

夜莺 /001

紫色眉豆花 /0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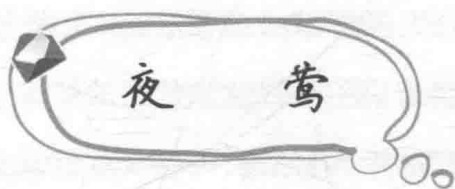
钻玉米地 /054

一潭清水 /090

胖手 /118

秋雨洗葡萄 /133

烟叶 /170



乡村七月的夜晚，茫茫原野里一处又一处明亮的灯光把星空都给映红了。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农民们新修筑成的一个个场院，他们在连夜打着麦子！

迎着每一处灯光走去，你都会发现一片热烈而欢快的生活。这个夜晚，是庄稼播种以来的一次大总结；人群在灿烂的灯火下、在隆隆的机器声里穿梭似的忙碌着，好像在寻找一首长长的农家诗的结尾……人们在场地上做得多细致呀：脱下麦粒子，称一遍，扬一遍，再小心地用苫子苫起来；就连那麦草，也要堆成垛子。

也就是这一个个麦草垛子，费去了人们多少心思呀！垛墙儿，崭齐齐好像被刀子削过；垛顶儿，披起的草把儿似一层鱼鳞。垛子或方或圆，力求美观大方，坐落在树下路边，很难说不是智慧和技艺的炫耀……

有个叫“胖手”的姑娘，特别喜欢堆垛子。

去年，打麦子的那个夜晚，就是她和一个叫“二老盘”的老汉堆的麦草。巨兽似的打麦机一边大口地吞食麦穗儿，一边又吐出柔软的麦草。麦草一会儿堆成了小山。人们吆喝着把一个个小山推到场院西北角那几棵大杨树下，她和二老盘就用铁叉拨弄着，堆起一个高高的麦草垛。垛子堆到一人来高的时候，开始有了弹性，一动腿脚就颤悠悠的。胖手的兴致随着垛子的增高而增高，二老盘的心情随着胖手的兴奋而兴奋，他们两人就站在高处，迎着凉凉的南风唱起来……

胖手老怀念那个夜晚，可惜这样的夜晚一年里只有几个，所以胖手非常珍惜它们。这个夏天的这个夜晚终于来到了的时候，她就穿着崭新的短袖儿紫花小衫儿来到了场院。

场上，打麦机隆隆地响着，人群吵吵嚷嚷，两个人要说什么话，必须离得很近才听得清。胖手一到场上就寻找二老盘，老远地望见他蹲在场角的大杨树下，于是就跑了过去。二老盘迎着她嚷：“垛草了！垛草了！”胖手笑着蹦过一堆一堆的麦草，也迎着他嚷：“垛草了！垛草了！”他们蹲在了一起。胖手附在二老盘的耳边，小着声儿说：“咱还像去年那样啊！”

二老盘点点头：“还像去年那样！”

这时候有个小伙子从旁边走过，胖手喊一声：“金壮！”

他立刻在一边停住了。胖手走过去，用手比画了几下，金壮不明白。于是她压低声音说：“咱还像去年那样啊！”

金壮立刻明白地点着头：“还像去年那样！”

说完，两人就分手走开了。胖手又回到了二老盘跟前。打麦机响着，麦秸不断从后尾吐出来，人们呼喊着号子，往积起的麦秸上插着叉子，套上绳索向场角里拉。胖手和二老盘需要等麦草积得多起来才好动手

做垛基。胖手这时候空闲着，轻松得很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她抱着个亮闪闪的铁叉，故意跑到明晃晃的电灯底下玩儿。

胖手今晚的头发显得特别亮、特别黑。别人怎么也想不到：她为了晚上来打麦子，白天刚刚洗过。她这会儿站在灯下，脸上显得红扑扑的。一双黑亮的眼睛东看一看，西看一看，长长的睫毛扇动着，好像看什么都新奇。她刚刚十九岁呀，那神情里还有几分童年的傻气。她比一般姑娘要胖，从短袖衫儿里露出的那对圆鼓鼓的胳膊，特别逗人发笑……这时候她拄着铁叉，好奇地瞅着打麦机出米口上的小布口袋甩动，每甩动一下，她嘴里就“咦、咦”地喊着，老在笑。

几个媳妇管着装袋子，这时候看到胖手站在一边，就欢喜地过来摩挲她。她使劲缩着脖子，笑着，谁动她重一些，她就偎在了谁的怀里。有的说：“胖手这双眉毛好！”有的说：“胖手后脖子上的肉一团一团的！”胖手全不搭茬儿。等人家不做声了，她却把嘴唇使劲缩起来，用手指指两边说：“看到了吧？”



几个媳妇一齐看着，终于发现她两边嘴角下各有一个小肉窝儿……大家笑了起来。

胖手又玩了一会儿，向着场角的大杨树那儿跑去了。

他们开始贴着杨树打起垛基。垛基打得好大呀，足有两座房子的底座儿那么大。二老盘说：“大一些不妨，今年的麦子好，总得大一些的。到时候尖不起顶来，再抽四周！”

由于垛基打得很大，两个堆草的人站在上面显得很轻松。下边的人将一堆一堆的麦草甩上来，胖手和二老盘只用铁叉轻轻拨弄几下就行了。垛子越高，垛下的人往上甩草就越不容易，站在垛子上拢草的人也就越松闲。胖手对二老盘说：“咱一点也不累啊！”二老盘说：“一点也不累。就是不能抽烟。”胖手说：“抽烟有什么好？我就不抽的。”二老盘说：“你懂什么。”胖手听了不高兴了，一个人离远一些拨开了草。垛子慢慢高起来，胖手站在高高的垛子上，望着一场院灯火，一场院忙碌的人群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她凑近二老盘说：



“像开大会似的，咱俩在‘台子’上了，像两个大干部！”

二老盘说：“我像，你不像，你不够稳重。”胖手又不高兴了。

一阵阵风儿吹过来，味道怪好闻的。胖手知道这味儿是怎么来的。场院的东南角上是个大菜园子，那儿有赤红的西红柿，有一条一条顺在架子上的嫩黄瓜；场院的西南角上是个大果园，那里面有早熟的杏儿，有已经熟了的好吃的大苹果……胖手想象着那些瓜果的模样儿，心里痒丝丝的。她突然喊了二老盘一声，说：“你还不去抽烟吗？”

二老盘插了叉子，顺着一棵杨树滑下了垛子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抽烟去了。

胖手立刻跑到垛角的另一棵杨树跟前往下看着。下面背灯，漆黑一团，什么也望不到。她看了一会儿，又喊了几声什么，最后失望地举着铁叉走开了……她拢着草，奋力地将大草团往垛子的中心扔，一扔就扔开好远。她不愧长了双粗粗的胳膊。扔了一会儿，她刚要伸手擦额头上的汗，突然听到了垛角那儿有树枝折



断的声音。她想喊什么，那杨树上却跳下一个人来——是金壮。他跑到垛子中心，一仰身子躺倒了。胖手插了叉子，也靠着他躺了下来。她问：“弄了多少？”金壮从衣兜里摸出几根黄瓜：“嫩生生的，管你饱！”

他们躺在软软的垛子中心，那草都要把他们包起来了。两人“咔嚓、咔嚓”地咬着黄瓜，仰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。金壮说：“月黑头，看菜园的老同志一点也发现不了。我们几个贴着地皮的草往前摸，摸到一个就装进兜里……”胖手笑了。金壮问她笑什么，她说：“笑你巧嘴儿，连人家的瓜都偷来了，还叫人‘老同志’呢！”金壮也笑了。胖手又说：“听你吃黄瓜的声音，猪似的。”金壮答一句：“你也一样。”说到这里他不做声了，从草窝里探出头来四下望望，又重新躺下说：“垛子这么大哟，我看像一张老大老大的床。”胖手不做声。他又说：“就咱俩躺在床上……”胖手还不做声。他伸手抓过她的胳膊，放在眼前看着说：“真是一个‘胖手’呀！”说着就把这只手送到自己头下枕了，在暗影里盯着她闪闪发亮的大眼睛说：“以后咱俩就好起

来吧！”

胖手抽出胳膊，一翻身坐起来说：“不好。”

金壮也坐起来：“偷给你多少黄瓜吃呀，还不好！”

“吃了黄瓜就得好吗？谁还敢再吃！”

金壮失望地躺下了。胖手也躺了下来。她不满地咕哝说：“去年也没这么多毛病，真是的！”

金壮又躺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二老盘攀着杨树重新登上了垛子。老头子抽足了烟，精神头儿比刚才大了几倍。他一上来就喊：“嗨，垛子立刻就这么高了吗？”

胖手说：“可不是就这么高了。”

他们用着劲儿将边沿积下的麦草往中间铺展着，高高的麦垛又长出了新的一截儿。胖手用脚使劲跺了一下，那垛子的周身立刻颤动起来。她乐得笑了，说：“能行了！”

二老盘也用脚使劲跺一下，重复说：“能行了！”

胖手不做活了，插了叉子，在宽宽的垛子上跑动起来。她一会儿倒立，一会儿翻一个跟头。那垛子弹动着身子，使她觉得特别舒服、特别有趣。麦草被打麦机

的钢铁牙齿咀嚼过，这会儿变得极为柔软，就像一片细丝绒儿似的。胖手玩累了，就平展展地仰躺在上面。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大、比这个更让人舒服的卧床了。那麦草垫着她的紫花衣服，小草梗轻轻地动着，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声音。她就用力将身子提起来、再落下，让那“吱呀”声使劲儿响起来，让那个大弹簧床将她高高地弹起来……她正玩着，突然杨树上有只鸟儿叫了一声，那声音脆得悦耳，胖手立刻不动了。鸟儿一声接一声地唱着，别提有多么动听！“哎呀，哎呀，你个巧嘴儿，你是怎么叫的呀！”她在心里说着，惊讶地坐了起来，目不转睛地望那棵杨树。听着听着，她自己的嗓子也痒了起来。

平常的日子里，胖手在田里老想唱歌。可她一唱，所有的人就全都停了手里的活儿盯着她看。有的还嚷：“听呀，胖手练着当‘戏子’啦！”弄得她怪不好意思的，脸色比红绸布还红。其实她会好多歌儿，有旧的，有新的，她全给积攒在一块儿。每学会一段她就记住它，新新旧旧都记在心里，就像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。



小布口袋如今鼓胀胀的，她要往外倒了。高高的垛子像个戏台，只是下边的人瞧也瞧不到，听也听不清，胖手就尽兴地唱了起来，还伸出手比画着。

二老盘坐在一边看着，有滋有味的。他喜好了一辈子戏，一辈子也没捞到机会扮个角色。有一次村子里演小戏，他偷偷找到管事的，好歹央求才被应允做

个“兵丁”，只需描画一下，扎块红布，到时候呼喊着重从台上过一次。但就连这也被老婆知道了，给骂了回来。可他一颗爱文艺的心永远也不会死去，一有机会就兴奋地搏动起来。这会儿，他看到胖手唱着跳着，自己也坐不安稳了。他站了起来，踏着颤颤悠悠的垛子走到胖手跟前，说：“有一出戏，是这样比画的……”

胖手感到新奇，瞅着二老盘那只往后跷起的脚，说：“这算什么？”

“算什么？嘿嘿！”二老盘不屑一顾地瞥她一眼说，“武松出场才能这样。”

胖手说：“武松就赤着手呀？”

二老盘也不应声，回身抓起那柄铁叉，当空舞了起来。他舞了一会儿，喘息得很厉害，头上也流了汗，这才不得不停下来。他一边抹汗一边说：“你看，要说演戏也不容易呢——比垛草还累！”

他们就这样在高高的垛子上比画着、唱着，嗓门越来越高。亏得场子上机器轰鸣，人声嘈杂，下面的人才发现不了……正唱着，一转身看到垛子边沿上又积



起了一溜儿麦草，两人这才不得不去拨拢草了……他们一边拨拢着草，一边还是想着唱歌的事。二老盘说：“天热口渴，有个大西瓜吃就好了！”说着说着，他竟又胡乱编排着唱起来：“热天里老汉馋西瓜，可惜这嘴里没有牙……”胖手接着茬儿唱道：“没有牙哎没有牙，我给你把瓜切成碎渣渣！”

胖手唱着，使劲地拨着麦草。在她用力将一个草团甩去的时候，突然从里面掉出了一个脱把儿的叉头，那叉尖尖从她的脚面上“刷”一下飞了开去……胖手捡起叉头来，吓得心里怦怦跳着。但也只一会儿，她又笑了起来，嘴里唱着：“危险危险真危险，差点把脚给叉成两半！”二老盘又接上唱：“叉成了两半还不算完，回家至少要养半年……”

胖手笑得坐在了垛子上。她嘴里嚷着：“哎呀，笑死俺了，俺不会干活儿了……”

正巧这时候打麦机停止了转动，原来是休息的时候到了。场子上立刻静了下来，那灯光好像也比刚才亮得多了。光亮亮的大场院上，那金灿灿的麦粒儿已